

岑凱倫浪漫言情系列

青春賭明天



(香港)岑凱倫著

(京)新登字 058 号

责任编辑:卓玛

浪漫言情系列之 青春赌明天

(香港) 岑凯伦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8印张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57-179-3/I·24

定价:6.4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情协奏曲，旋律是那么优美
真切感人……

凡对情侣各自不同的恋爱史，特别对人物的刻画，内
扣人心弦的描写。体现作者在言情小说方面独到深厚

一个令人惊慕的故事，一曲令人震颤的乐章，一种永不
消，请读者诸君去品味，去欣赏、去研读、去弘扬。

天空里飘着毛毛雨，远处的天边却有几线阳光，仿佛就要雨过天晴了。

方晓晴撑着一把米色的大伞，遮着她的好朋友冷雪凝，慢慢在校园的斜坡上走。

“这种天气其实很美，毛毛雨不伤人的，天边阳光又带着希望，好有诗意。”晓晴说。

雪凝只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发表一点意见，好不好？”晓晴推推她：“不能因为你姓冷又叫雪凝，就整天冷冰冰地不讲一句话。”

“我没有意见。”

“其实你这雪凝碰到我这晓晴——阳光，早就应该融了才是。”晓晴笑着说。

“所以我只有你一个好朋友。”

“这是我们有缘分，天生的，连名字都这么相似。”

背后传来一阵喧嚣的电单车声，是马力强大种。

两个女孩子对望一眼，雪凝微微一笑。

“又是他。”晓晴却叹息：“阴魂不散。”

“他的名字就是陈荫。”雪凝才说完，高大强壮的男孩子已追上她们。

“晓晴，我载你回市区。”陈荫说。他是很直率坦白、有点鲁莽的男孩子。

“你看不到雪凝吗？你能载我们俩回去？”晓晴脸色不好看，语气也不好。

“哦——冷雪凝。”陈荫这才看见雪凝：“对不起，或者——。”

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发动马达而去。

“这种人，脑袋还没有完成发育。”晓晴咕嘟着。

“他的视线永远对你专一，目不斜视。”雪凝说：“现在已经不容易找到这种男人了。”

“我不希罕。”晓晴瘪瘪嘴：“我喜欢有性格的人。”

“有性格？”

“好像你们冷家的人，个个是性格大师。”

“我？哥哥——啊！你喜欢冷敖？”雪凝恍然。

“不许乱说。”晓晴急红了脸：“我只说你俩有性格。”

“我就没什么性格了，哥哥才是性格巨星。”雪凝说：“有时我都受不了他。”

“受不了？怎么回事？”

“就像他的名字，又冷又傲。”雪凝淡淡地笑：“他太挑剔，太眼高于顶了。”

“所以，他还没有女朋友？”晓晴眨眨眼。

“你想打听什么？”雪凝盯着她。

“别敏感，我自知冷傲不会喜欢我。我太活跃，太多话，也算不得怎么漂亮。”

“我想哥哥只是觉得我们太小，我和他相差十年，他根本当我们是小孩子。”

“是在鼓励我吗？”

“感情的事任谁也管不了，我不鼓励也不打击，你们可以听其自然。”

“不要说了，好像我认定冷傲似的。”晓晴笑：“我们才二十岁，大二都没念完，急什么呢？”

“落伍咯！”雪凝居然也开玩笑：“现在女孩子十二三岁就交男朋友；有的早熟孩子，三岁就初恋了。”

“你别吓我，三岁懂什么爱情。”晓晴叫。

“别不信，那些电视艺员们都这么讲呢。”

“哗众取宠。”

“别气不过人家，或者真是早熟至此呢？”

“老天，三岁时我整天要吃糖，爱睡觉，又不会自己上厕所，还爱哭。”晓晴笑坏了。

“这些与恋爱有什么关系！”雪凝含笑望她：

“恋爱根本是种感觉。三岁的小孩也有感觉的。”

“你三岁恋爱？”

“我？”雪凝淡淡地摇头：“我到现在对异性都毫无感觉，可能我一辈子不会恋爱。”

“那我们的讲师温若风岂不是要失望了！”

雪凝皱皱眉，不再出声。

“对温若风一点好感也没有？人家是剑桥回来的博士哦！”

“与我有何关系？”雪凝冷冷的。

“你不知道他上课时的眼光，总跟着你转。”

“没有用。我最讨厌那些人把感情胡乱地抛向陌生人，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人家教了我们两年，还算陌生人？”晓晴不以为然。

“我没有跟他讲过半句话。”

“他心目中视你如女神，胆敢冒犯？”晓晴说。

“他是老师，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

“他完全没希望，是不是？”晓晴问。

“他和哥哥差不多大，我觉得我们是两代的人。”

“两代人？”晓晴忍不住大笑：“三十岁的男人，不正是黄金年华？何况温若风家世、背景、学问都好，这样的男人还有什么可挑剔？”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雪凝反问。

晓晴呆怔半晌，才勉强说：“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

“他不够性格？”

晓晴摇摇头，不再言语。

看起来晓晴比较能言善道，雪凝少说话；但若她俩为某件事争论，败下阵来的一定是晓晴。

雪凝心中信念甚强，她是极不易信服任何人的，除非那人真有压不倒的道理。

巴士来了，她们一起上车。

“到我家去，好不好？”雪凝主动地提出。

晓晴看她一眼，笑着答应。晓晴永不拒绝去她家，一来她家地方大，九龙塘中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再说，冷敖对她有难以形容的吸引力。

最重要的一点，她们的家相距很近，晓晴住在附近的广播道上，来往极方便。

“冷敖在不在？”晓晴问。

“百分之九十在，他平日下了班根本不出门的。”

“我开始紧张。”晓晴自嘲的。

“心中不要有鬼，有什么好紧张的？”

“每次提起冷敖的名字，我都会心跳加剧。”

“你走火入魔了。”雪凝淡淡的。

“我无法想象，将来怎样的男人才能得到你欢心。”

“没有。天底下将没有这么一个人。”雪凝说得异常肯定。

“为什么？”

“我挑剔，极挑剔。”雪凝认真的。

“怎样挑剔？要一个十全十美的？”晓晴追问。

“怎么会呢？我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

“也差不多十全九美、八美了。”晓晴笑。

“不要把自己估计得太高。妈妈说过，女人自视过高是悲剧。我们要照着镜子慢慢衡量自己。”

“你妈妈这个大美人就是对着镜子衡量，然后找到你爸爸这么一个完美的人？”

“爸爸并不完美，但已极好，极好！我觉得天下男人很少像他。顾家、专一、有性格、有事业，完全没有不良嗜好，甚至思想也纯正。”

“我怀疑能否找到像冷伯伯那样接近完美的人。”

“找不到，终身不嫁。”雪凝冷淡却肯定地说：“我的宗旨是宁缺勿滥。”

晓晴想一想，摇摇头。

“我们俩是否都太骄傲了？”她说。

“有什么不好？我们有值得骄傲的条件。”雪凝

说：“我赞成新加坡的优生学哲学，优良的、好的，高级知识分子才生孩子，劣等的应该淘汰。”

“太没有人情味了，人是平等的，不分优劣。”

“那么，再过一百年，劣等人充斥全世界。”雪凝说：“现在的现象是，优等人不生孩子，劣等人拚命繁殖，这实在是可怕的现象。”

“并不关我们的事，一百年后我们已息劳归主，魂归天国了。”

雪凝知道晓晴对这题目并不感兴趣，便不再讲下去。

她们在九龙塘下车，步行回根德道雪凝的家。

“原来根德道是很美的，我甚至认为是九龙最靓的街道；地铁站建立后，人就杂了。”雪凝说。

“好在地铁站在另一头，不影响你家的这一头。”

“再不复往年气氛。”雪凝摇头。

她是要求完美的，小小瑕疵也不行。

冷家有大花园，被铁门和高围墙与外面分隔着，工人打开大铁门，她们一眼就望见弯着腰、正在除草的冷敖。他穿着深蓝色的衬衫、白牛仔裤，非常潇洒、宽阔的背影。

“喂！冷敖。”晓晴紧张地推推雪凝。

“哥哥。”雪凝叫：“这么早就下班啦？”冷敖转回头，十分英俊但绝对冷漠的一张脸。浓发、浓眉加上一对深不见底的黑眸，薄如刀锋的嘴唇，用小刀修饰过似的轮廓，是卡通片或漫画中才有的漂亮人物。

“今天是星期六。”他说。

冷冷地对晓晴点点头，算是招呼，他又弯腰除草。

雪凝已习惯冷敖的态度，他自小就是这样。带着晓晴穿过花园，回到屋子里，这才发觉晓晴双颊绯红。

“你做什么？”雪凝忍不住笑。

“刚才，他对我点头。”晓晴发梦般地说。

“傻瓜，他只不过对你点头。”雪凝摇摇头：“如果他约会你呢？”

“我会昏倒。”

“真是，哥哥也不过凡人一个。”

“不同。他是冷敖，独一无二的。”晓晴说。

“谁在世界上不是独一无二呢？”

晓晴往窗外瞄瞄，一脸的陶醉状。

“不要发疯，要不哥哥发觉后，你怎样下台？”

“我喜欢他并不羞耻。什么下不下台呢？”晓晴抗议。

“你留在这儿晚餐，我央哥哥带我们看电影。”

“真的？”晓晴眼中发出宝石般的光芒：“真的？”

工人替她们送来果汁和点心。一会儿，冷敖也进来，他先去洗手，然后也回到大客厅，和她们一起吃点心。

“哥哥，晚上有空吗？”雪凝问。

冷敖不出声，只望着她。

“带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雪凝很少主动提出要求。

冷敖想一想，点点头，他不想拒绝自己唯一的妹妹：“我有一个朋友要来吃晚饭，他也一起去，你们不介意吧？”

“我们认识的吗？”雪凝问。

“不。他是我中学同学，刚从美国回来。”

雪凝心中很不愿跟陌生人一起，看见晓晴一脸向往的样子，只好同意。

只不过去看电影，可以不跟陌生人说话的。

“好吧！我们看九点半。”雪凝说：“我去打电话订票。”

“我来打。”晓晴抢先跑开：“我比较熟。”

“怎么不留在那儿单独面对哥哥？”

“我快要窒息了。单独对他哦！”晓晴扮个鬼

脸。

打完电话，发觉冷敖已经离开客厅。

“不看牢他，他跑了。”雪凝少有的打趣。

“你知道吗？雪凝，你今天多话得令我受不了。”晓晴说：“你说了平时一个月的话。”

“过河拆桥。”雪凝笑。

“我觉得今天很特别。”晓晴忽然说：“冷敖肯带我们去看电影，我在猜想，他那朋友将是怎样的人。”

“至少不可能像哥哥那样。”

“但是我们有缘分！”晓晴说：“他第一次来就碰到冷敖带我们看电影，这是极少的机会。”

“你不是想移情别恋吧？”雪凝笑了。

“可怕，没有这个可能。”晓晴叫：“有了冷敖的珠玉在前，任他潘安再世也比不上。”

“太夸张了，我会把这话告诉哥哥。”

“千万不要，否则我太没面子。”晓晴又紧张。

工人带进来一位客人，男的，年轻的。雪凝一抬头，整个人就呆住了。

这人——这人怎么那样熟悉，仿佛早已认识了几百年似的，他正温文含笑而立。

“我是邹雨浓，冷敖的同学。”他说。

邹雨浓？这名字仿佛也熟极了，怎么回事？

看电影的时候，两个女孩子坐在中间，雪凝身边是冷敖，晓晴身边是邹雨浓。

晓晴当然有些失望；雪凝却悠然自得。

开初对雨浓的震惊和意外都过去了，雪凝又变得冷漠。就算对邹雨浓有极熟悉的感觉也没什么，人是有潜意识的，可能潜意识中，前一辈子她认识他呢？她甚至没有再看他。

电影是那种笑一场就什么都不记得的喜剧，看完出来倒觉得非常轻松。

“想不想吃宵夜？”冷敖自动提出。

雪凝看晓晴，她乐得眉开眼笑。

“有得吃总是好的。”雪凝这么说。

雨浓没说什么，也没什么表情，跟着大家一起走。

他是比较沉默、深沉的，不怎么开口，人家问他，他也只是微笑点头或摇头，从不表示意见。

“邹先生是做哪一行的？”晓晴问。她不敢跟冷敖讲话，只好对着雨浓。

“叫雨浓好了。”雨浓淡淡的：“我在间外资公司做事，也兼职教书。”

“教书？不，你不像，更不像外资公司的职员。”晓晴很天真。

冷敖微微拉扯一下嘴角，隐约的笑意露了出来。

雪凝捕捉到他的神情，用眼睛盯着他，逼着他讲出心中所思所想来。

“雨浓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由一间外资集团从美国调回来管亚洲区业务，现在任副总裁，工余还在港大教书。”冷敖说。

“啊——这就像了。”晓晴恍然：“你的神情、气派不像做小职员的。”

“职位做得再高也是职员。”雨浓说。

雪凝看他一眼，倒没想到他是这么一号人物呢！不过耶鲁毕业，总有点来头，据说现在要进耶鲁比进哈佛还困难，哈佛已渐渐没落了。

“为什么不来我们‘中大’教？”晓晴再问。

“我时间有限。”雨浓还是淡淡的。

“我和雪凝念书都很用功，算得上是好学生，希望你以后多多指教。”晓晴笑。

雪凝也笑出声来，这是极少有的情形。

“好像日本人。”冷敖也咕噜了一句。

晓晴脸红了，的确，她那句“请多多指教”实在是虚伪的日本人最爱说的。

食物送上来，他们开始吃。气氛是很闷的，他们都不爱出声，只剩下晓晴——得责任重大。

“在你们面前，我和雪凝都是小孩子。”她努力找话题：“你们一定嫌我们幼稚。”

“我请的秘书才二十二岁，我宁愿从头开始训练，一切合乎我要求。”雨浓说，“我不要一个有十年秘书经验的老油条。”

“聪明。”冷敖说。

“她幼稚吗？”晓晴好奇地问。

二十二岁，才比她们大两岁。

“现在还新，当然稚嫩些。再过一年，我担保她脱胎换骨。”雨浓说。

“训练童子军？”晓晴打趣。

雨浓但笑不语。

这么多话的晓晴，更显得雪凝的沉默冷漠。

“雪凝小时候就是这样子。”雨浓突然说。

雪凝意外地望着他，略略张开口了，仿佛在问：“小时候你见过我吗？”但她没有出声。

“你大约四、五岁时我常到你家，你一定不记得了。”雨浓说：“那时，我和冷敖都还是中三四的学生，你从来不理睬我们。”

“我真的不记得。”雪凝说。

“从小你就极骄傲。”

“不。不是骄傲，我天生没有与人交往的热情。”雪凝想一想：“我只有晓晴一个朋友。”

“你们互相补短，你们俩看起来不协调，但矛盾中有统一。”雨浓说。

“我不懂你说什么？”晓晴直率的。

雨浓把视线望向冷敖，冷敖摇摇头，淡淡一笑。

“你自己解释。”冷敖说。

“作为主人，你太沉默。”雨浓说。

“我们俩见面原也没话好说，围棋才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冷敖说。

“这个世界上能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人已不容易。”雨浓若有所思。

“一切皆缘分。”雪凝说。

雨浓的视线移向她，深深地望了一阵。

“是。一切皆缘分！”他似感叹。

“你好像有好多心事。”晓晴问。

“小女孩子的想法。大男人不一定有心事，也不像你们想的曾有一段伤心史。你们想得太浪漫，事实却再简单不过。”

“对不起，我从没这么想过。”雪凝严肃地抗议。

雨浓看她，也不争辩。

“对不起，雪凝。”他说。

“不需要抱歉，以后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